

外交官杂记丛书

李同成/主编

莫奈达宫的 悲歌

 江苏出版社
JIANGSU PUBLISHING HOUSE

外交官杂记丛书

李同成/主编

莫奈达宫的 悲歌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奈达宫的悲歌/李同成主编.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外交官杂记丛书)

ISBN 7-80610-784-3

I. 莫…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584 号

外交官杂记丛书

莫奈达宫的悲歌

李同成 主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泉州市新华路 29 号 邮编: 362000)

开本 850×1168 1/32 5.875 印张 2 插页 138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80610-784-3

I·143 定价: 9.1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1995年外交部外交笔会主编的“中国外交官”丛书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这套丛书旋即售罄。几年来，我们离开工作岗位的外交官们继续伏案笔耕，又写出数十万字的文章，外交笔会将之分类汇编，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外交官杂记”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5卷，作者们写的都是自己在国外的亲历、亲见、亲闻，读来引人入胜，大大开拓视野。如果说这套丛书与第一套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内容更广泛、更丰富，更富有可读性。这套丛书通过介绍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和复杂多变的外交事件，不仅烘托出我国外交事业半个世纪来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显示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相信，读者也会喜欢这套丛书。

我们外交笔会是1993年底成立的。今年1999年在喜迎我会成立6周年之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向社会献上这套丛书，我们深感欣慰。今后我们将再接再厉出版更多更好的外交图书。在此我谨代表外交笔会所有同仁，向广大读者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为出版本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鹭江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

符浩

1999年5月1日

目 录

在太阳子孙的国度里	朱祥忠 (1)
忆中古建交的前前后后	黄志良 (43)
我与卡斯特罗的友好交往	陈久长 (52)
出席卡斯特罗兄弟饯行晚宴记	陈久长 (63)
开放在拉美土地上的英雄花	黄志良 (78)
莫奈达宫的悲歌	黄志良 (100)
“民主橱窗”里的风波	黄志良 (117)
访“做梦也想去中国”的阿根廷文学泰斗	黄志良 (145)
记三位巴西老人	黄志良 (152)
华人黄炳辉——秘鲁商界的明星	陈久长 (165)
在南极长城站	袁世亮 (172)

在太阳子孙的国度里

朱祥忠

一 杨尚昆主席的任命

那是1988年2月初的一个上午，外交部主管美洲和大洋洲事务的朱启祯副部长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一下。当时我是美大司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我以为他找我一定是谈有关拉美地区的事情。但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通知我：“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杨尚昆主席任命你为我国驻秘鲁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接替杨迈同志的工作。”接着他解释说：“秘鲁是拉美的一个重要国家，你的前几任都是资深老大使，说明组织对你的信任。你现在就可以到干部司去报到，办理有关手续。徐怡聪同志接替你的工作，要同他搞好交接。”朱副部长讲话一向直截了当，没有废话。

我对组织上的任命没有思想准备，感到突然，但内心还是高兴的，凡是在外交部工作的干部谁不想当一任大使呢？1954年国家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我填的志愿也是俄罗斯文学，从未想过搞外交。但后来组织却决定我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外交。那时，我们对组织上的分配，是绝对服从的，从不讨价还价。1960年毕业回国后，我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主管一些拉美国家事务。现在杨尚昆主席派我去秘鲁当大使，这不仅是对我的

信任，也可以说是对我 28 年来外交工作的肯定和奖赏。因此，我激动地向朱副部长表示：“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辱使命。”

二 太阳子孙的国家

秘鲁是一个拥有 128 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和 2300 多万人口的很有特色的国家，是南美洲古代文明的中心，印加文化的故乡。有一个印加神话故事说，太阳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曼科·加巴克，另一个叫玛玛·奥克略，他们从的的喀喀湖（世界上最高的通航淡水湖，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边境的普纳高原，湖面海拔 3812 米，面积 8340 平方公里，平均深 100 米）的深处浮出水面，来到人间，创造了一个帝国，即后来的印加帝国。因此，印加人很崇拜太阳，认为自己是“太阳的子孙”，秘鲁也就被称为“太阳子孙的国家”。

在秘鲁历史上，土著印第安人曾先后创造了查文、莫奇卡、帕拉卡斯、纳斯卡、奇穆等光辉的文化业绩，在建筑、雕刻、制陶、金属细工、编织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并培植了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特别是在 14 世纪，印加人开始强盛，建立起北至厄瓜多尔，南至智利中部，西达太平洋，东抵巴西的庞大“印加帝国”。但后来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在秘鲁多次爆发印第安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大规模英勇斗争，终于在 1821 年 7 月 28 日取得独立。独立后，政局一直不稳定，内战、外来入侵、和邻国边界冲突等不断发生。1968 年 10 月，贝拉斯科将军出任总统，宣布实行“秘鲁式的革命”，建立“非共产主义、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等民族主义的措施，打击了外国在秘鲁的垄断势力，奉行民族主义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捍卫 200 海里海洋权，促进拉美和安第斯地区的经济一体化。1971 年 11 月 2 日秘

鲁同中国正式建交，双方签订了《中秘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秘鲁提供 1700 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1972 年又签订了《中秘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和中国五金矿业公司购买秘鲁铜、铅、锌的长期协定。这些协定对当时正同美国关系恶化的秘鲁来说，无疑是有力的支持。此后，中秘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85 年 7 月，人民党（又称“阿普拉党”）领袖阿兰·加西亚上台执政，实行以消费刺激生产，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方针，其结果是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国家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消费品和药品等补贴，仅 1987—1988 年就达 20 亿美元。加西亚还宣布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导致国内大量资金外流。宣布只用出口收入的 10% 偿还外债，结果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不再向秘鲁提供贷款援助。由于以上政策失误，秘鲁遇到了 20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88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 -9.4%，通胀率高达 1772%，当地货币印第同美元比价贬值 1723%，外汇储备为 -3.78 亿美元，失业率为 11.5%（如加上半失业达 50%），外债增至 165 亿美元。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政局动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全国不满情绪高涨，各地罢工接连不断，暴力恐怖活动频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

此时，我想起 1987 年 6 月陪同吴学谦外长访问秘鲁的情况。由于秘方得到情报，说一个搞恐怖活动的组织准备制造一起国际事件，把吴外长一行作为其“行动的目标”，因此我们到秘鲁后不得不临时改变住处和活动日程，并对外保密。用吴外长的话说：“没想到革命后几十年，还要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恐怖分子还向我国驻秘鲁使馆院内扔过几次炸弹。

以上就是我去秘鲁工作时所面临的形势，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又是第一次当大使，缺少经验，是否能顺利完成使命，

确实没有把握。但我又想到有国内上级的领导和指示，有使馆同志们的支持，秘鲁又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其政府和人民定会向我伸出友谊之手，于是我又坚定了信心，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和实践，一定可以完成国内所交给的各项任务。

三 一件不幸的事

1988年2月5日，我国政府就我的任命向秘鲁政府提出征求意见，26日秘方即答复同意。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工作，我与夫人陈云清动身赴任，经纽约于同年6月3日深夜抵达秘鲁首都利马。秘鲁外交部礼宾司长戈迪略（后来他被任命为秘鲁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我国驻秘鲁临时代办廖启平夫妇以及华侨、秘中友协等友好团体代表到机场迎接。他们中的大多数我都认识，因为一年前我陪同吴学谦外长访问秘鲁时，我们都见过面。所以大家一见如故，气氛十分热烈。

在从机场去我国驻秘鲁使馆的路上，廖启平同志向我报告的第一件事却是不幸的消息——使馆商务参赞赵清如同志因心脏病发作，已住进陆军医院抢救，全馆同志每天24小时轮流去医院值班看护他。我们到使馆已是深夜12点。

第二天早饭后，我即去医院看望赵参赞。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轻声说道：“朱大使，你刚到使馆就来看我，你内外工作很多，我不但帮不了你的忙，反而增加你的麻烦，真对不起你。”我安慰他说：“你辛苦了，现在你的主要任务是安心养病，不要考虑工作问题，既来之，则安之，不要着急，我们将配合医院，尽快把你的病治好。”他点了点头，眼泪顺着他那消瘦的面庞流了下来。这时我也一阵心酸，多么好的同志，已经病危还惦记着工作问题。

我离开病房去拜会陆军医院院长乌尔塔多将军，了解赵参赞

病情和感谢他们为抢救赵参赞所做的努力。乌尔塔多介绍说：“赵的病十分严重，已大面积心肌梗塞，治好的希望不大，但我们仍在尽最大努力去抢救，希望能出现奇迹。”我表示，希望陆军医院尽一切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来抢救赵的生命。

我们使馆同陆军医院的关系非常好，对中国使馆同志去看病都很照顾，并且免费。这次医院从上到下对赵参赞的病确实很重视，医院院长和科室主任都亲自过问。但赵参赞的心脏已几次停止跳动，是用“电击方法”来抢救的。经过两个星期的抢救无效，赵参赞不幸于1988年6月16日凌晨病逝，终年57岁。

赵参赞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使馆前曾任天津市外贸局副局长和外贸学校党委书记，对外贸业务比较熟悉，来使馆工作一年多，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促进中秘两国贸易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平时对自己要求很严，团结关心同志，得到使馆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和尊敬。他在住院期间，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从不叫唤一声。医生和护士们对他的坚强毅力，无不为之感动，说他是“铁人”，是“无畏的战士”，“中国人真了不起！”当他最后停止呼吸时，在场的秘鲁朋友和中国同志一起失声痛哭。

据使馆同志后来回忆，在春节前，他就因搞年终工作总结和为接待即将来访的国内一个重要代表团准备材料而加班加点，感到心脏不适，同志们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坚持要把上述工作搞完再去，一直拖到心脏痛得忍不住了才去医院。但这时已经晚了。他就这样为了我们国家的外交、外贸事业而忘我工作，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赵参赞的夫人当时也在使馆商务处工作，因过分悲痛也引起心脏不适而住院。使馆又通知其次子赵青来秘鲁和其父见上最后一面并照顾其母亲。秘鲁没有火化的习惯和设施，我们只好找了

一家位于市郊的医院设法帮助火化了赵参赞的遗体。我们在使馆大厅开了追悼会。我在会上致了悼词，高度评价了赵参赞的革命一生，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优秀的品德，把我们的各项外交工作搞得更好。

由于赵参赞夫人身体不好，不宜长途旅行，所以赵参赞的骨灰直到年底才被护送回国。不久国内又派来了新的商务参赞李雅舟同志，这样使馆商务处的工作就重新走上正规了。我就是这样一面忙于赵参赞的事情，一面进行到任活动的。

四 递交国书

1988年6月21日上午，我向加西亚总统递交国书。递交国书的仪式比较简单。秘外交部礼宾官员到使馆接我。我乘秘方派来的一辆高级礼宾车，前有摩托车开道，后面紧随着使馆主要外交官车辆，十分钟便到了总统府门口。

总统府在市中心“武器广场”的东边，周围还有大教堂、市政府等具有典型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风格的建筑物。在礼宾司长和总统卫队长的陪同下，我检阅了仪仗队，接着进入总统府接见大厅。

加西亚总统已站在大厅中间等待。我到了离他两米远的地方停下，慎重其事地一字一句向他说：“我荣幸地向总统阁下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任命我为驻秘鲁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接着用双手把国书交给他，双方握手后，他把在场的刚萨雷斯外长等秘方官员介绍给我，我向他介绍了使馆的主要外交官员。接着双方坐下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我向加西亚表示：“秘鲁是美丽、富饶、历史悠久的拉美重要国家，秘鲁人民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人民。古老的印加文

明，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称誉世界。秘鲁政府和人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原则，积极促进拉美一体化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积极参与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的斡旋活动，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感到钦佩，并衷心祝愿秘鲁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秘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愿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这一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加西亚表示完全同意我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他说，1984年他曾作为人民党总书记率团访华。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秘鲁作为太平洋国家，十分需要同大洋彼岸国家特别是同对人类未来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国发展关系，希望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在矿业、农业方面同中国的合作有着良好的前景。相信在朱大使任职期间这一关系能得到加强。

按规定，递交国书双方交谈时间只有20分钟，我一看手表时间已过，于是便告辞。外交部官员把我送回使馆。我在使馆举行了小型酒会，对秘方表示感谢。

加西亚总统给我的印象是：年轻、健谈、精明、能干、潇洒，很有魅力。他1985年当选总统时才36岁，是当时拉美国家最年轻的总统。他对中国十分友好。他上台之初即发出指示，秘政府官员不得接受台湾当局访问的邀请，不得同台湾签署任何协议，不得接受台湾当局授予的勋章或其他带有官方性质的荣誉，不得接受“远东贸易中心”（台在秘设立的民间机构）的官方宴请和承认其外交特权。台曾允诺给加西亚本人500万美元换取台、秘间建立“领事关系”，或以100万美元换取将“远东贸易中心”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均被加西亚所拒绝。

五 我主持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是一个国家驻外机构举行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大家都非常重视。我在国外工作多年，参加过无数次这样的招待会，已习以为常。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39 周年的使馆国庆招待会，将是我当大使后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我想一定要把它搞好。

由于我国和韩国的国庆日都是 10 月 1 日，为了避免在同一天举行影响客人的出席率，每年我们两国使馆都要协商一下，谁先搞谁后搞。今年商定我们在 9 月 30 日（星期五）举行。

国庆准备工作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了。首先，根据国内指示要搞好宣传工作，宣传我国 39 年来特别是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次就是搞好国庆招待会。根据当地习惯，国庆招待会大多采取冷餐形式，并且搞得很丰富。另外，由于我国旅秘侨胞较多，决定为他们单独搞一场，即中午招待秘鲁官方客人和各国使节，晚场招待华侨、华人代表，每场 500 人左右。考虑到节省开支和外宾一般都喜欢吃中国饭的情况，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多准备一些中国食品。要准备两场近 1000 人的食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使馆只有 3 名厨师，其中一人当时还左手受了伤，但他轻伤不下火线，用一只手干活。使馆其他同志如没有外事活动，也都下厨房帮忙。结果这次招待会的食品准备得既丰富又美味可口，得到客人的一致好评。

中午一场招待会从 12 时开始直到下午 3 时半才结束。出席招待会的有秘鲁众议长巴尔加斯、外长刚萨雷斯，国防、能矿等多名部长以及各国驻秘使节等。加西亚总统派其侍卫长来使馆登门祝贺，表示愿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秘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众议长和外长等都向我表示，邓小平了不起，他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

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发展强大了，秘鲁和全世界人民都很高兴，因为他们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朋友，中国是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他客人也都对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热烈祝贺和高度赞扬。此时此刻，我作为中国驻秘外交代表感到十分自豪，感受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绝不可妄自菲薄。而这种感受在国内时是往往体会不到或体会不深的。

晚场招待会从下午7时半到10时半才告结束，气氛更加热烈，因为出席的主要是华侨和华人。他们说，到了使馆就等于到了祖国。祖国强盛了，他们在国外的地位也提高了，日子更好过了。

在招待会上，对我国非常友好的“罗德里格斯家庭乐队”演奏了精彩的节目，大大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欢乐气氛。该家庭乐队祖孙三代共15人，每个人都是演员。他们有个不成文的家规，即每个成员都必须学会唱歌、跳舞或能弹拉一两种乐器，都必须参加演出。他们都是业余演出，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但演出都达到专业水平，多次到国外演出，因此在国内外颇有名气。这是一支很有特色、很受欢迎的乐队。

大家普遍反映，说我们使馆这次招待会搞得很成功，是利马历次搞得最好的一个。这是全馆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客人走了以后，我们还要自己清扫场地，洗刷餐具，一直忙到深夜12点才得以休息。这时大家感到腰酸腿痛，全身好像瘫了一样。我计算了一下，一天两场招待会，我一共站了7个小时，到最后腰都直不起来了。1976年我在昌平外交部干校劳动时，不小心从卡车上摔下来，摔成腰二椎压缩性骨折，平时站的时间长了就腰痛。今天能坚持站到底，也是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练了“站功”。和过去不同的是，今天我作为大使必须规规矩矩地一直站在

门口迎送客人，要同每一位客人打招呼，说几句话。最少要同每个人说两句话：“欢迎光临”和“谢谢，再见”。出席招待会的两场共 1000 人，一人两句就是 2000 句话。后来我已口干舌苦，几次向招待员要水喝。我的嗓子都哑了。另外，握手也需要功夫。客人来时和离开时都得同我握手，其中很多人对我特别友好，握手用力较大，我的手都被握肿了。而这一切，都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一种特殊“享受”。

六 伊基托斯之行

1988 年 10 月下旬，在秘鲁已是春天，气候宜人。我和陈云清在“中华通惠总局”领导人郑华栋先生和使馆领事李传书同志的陪同下，去伊基托斯参观访问并看望侨胞们。

伊基托斯位于秘鲁东北部亚马孙河畔，是洛雷托省首府，约有 27 万人口，原为印第安人一个小渔村，1864 年设市，成为秘鲁在亚马孙河上的第一个港口，1980 年被政府宣布为自由港，逐渐发展成为秘鲁东北部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旅游胜地。

22 日上午 10 时许，我们从利马起飞后，从机窗往外即可看到起伏连绵的安第斯山脉。山峰高处是皑皑的积雪，山谷低处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我们好像在同一个时间里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里。不久我们的飞机便到了亚马孙原始大森林的上空。这时，机长邀请我们到驾驶室就坐，以便更好地观赏这里闻名世界的奇特风光。那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如同绿色的海洋，又好像一块绿色的地毯覆盖着大地。在绿色地毯下面，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流淌着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亚马孙河及其千百条支流和湖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资源宝藏；流传着无数神话故事。据说，在 1541—1542 年期间，西班牙探险家奥雷利亚纳首次漂完亚马孙河

全程，途中遭印第安人女战士的袭击，他便以希腊神话中女战士部落“亚马孙”命名该河。这就是亚马孙河名字的来历。亚马孙河发源于秘鲁境内安第斯山，全长 6751 公里，流域面积达 70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大陆面积的 40%。它每年泻入大西洋的水量占世界河流注入海洋总水量的 15%。亚马孙原始大森林制造着人类所需 40% 的氧气。我们在亚马孙原始大森林上空飞行了近两个小时，饱览了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中午 12 时，我们到达伊基托斯市，当地政府官员和华侨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安排我们住在离亚马孙河不远的“大使旅馆”。这里周围环境十分优美，除了花草树木就是水，一切都是绿色的，是一个绿色的世界，没有任何污染，又非常安静，是旅游和休养的好地方。

当地华侨领导人，在一家中餐馆举行午宴欢迎我们。这里中国人不多，只有 20 户人家，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杂货生意，生活都还不错。他们在这里消息比较闭塞，对中国情况不大了解。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们听后都大为振奋，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高兴。我们还为他们带来了介绍中国情况的录像带和报刊杂志，以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祖国的情况。

主人用丰富的具有当地特色的食品招待我们，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红烧乌龟肉，做得很好吃。主人介绍说，这里盛产乌龟，而且品种很多，是请客必上的一道菜。饭后在街上散步时，看到许多卖乌龟的，特别是有一种小乌龟，只有 2 至 3 寸长，引起大家的兴趣。据说，这种小乌龟长不大，老是那么小，中国人叫它“金钱龟”，不少旅游者买着带回去玩。另外，还有一种小猴子，叫“金绢毛猴”，是南美特产，也是多年不长个子，只有小松鼠大小，样子十分可爱。它不怕人，很愿意和人交朋友。把它放在手里逗

着玩，很有意思。我们几个人有的买小乌龟，有的买小猴子，有的两样都买。我只买了一个小乌龟，据说它比猴子好养。

下午，我拜会了伊基托斯市长、省长和大区驻军司令，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们十分赞赏中国的古老文化、现代化建设成就和中秘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传统友谊，对当地华侨、华人同秘鲁人民友好相处和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还希望中国人来这里投资开发，特别是森林资源和地下矿藏的开发。

第二天，即23日上午，我们乘旅游船游览了亚马孙河。河两岸都是原始森林，见不到村庄。船只来往也很少，只见一些木排顺流往东而下。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船在一个小码头靠岸，再换乘一个小木船，沿着一条小河开进了原始森林里，去参观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这个部落叫“雅瓜部落”，位于小河边一个开阔地段，有几幢完全是用木头支撑着的草房子，其中有一幢是两层楼，比较大，是酋长住的地方。全部落只有30多人。当我们到达时，酋长率领全部落的人在广场欢迎我们。他们男女老少都光着上身，只穿着很短的草裙子，留着长长的头发，棕色皮肤，发达的肌肉，显得强健有力。他们对客人非常友好、热情、诚实，为我们表演了精彩的印第安人舞蹈，还拉着我们和他们一起跳。他们用自己制做的椰子、番石榴等果汁饮料招待我们。

这里的印第安人以捕鱼、打猎和出售手工艺品为生。他们制作的手工艺品有木制弓、箭、吹弹筒、吊床，用花草或柳条编织的草帽、小筐和腰带，用贝壳或果壳制作的项链、手链、耳环、蝴蝶等装饰品以及羽毛制品。这些手工艺品摆放在广场地摊上出售，看上去虽不很精致，但很有特色，我们也买了几件留作纪念。

他们一般都能讲几句西班牙语。我问他们生活过得怎样，为